四書正解

說約
合參

卷之十八

孟子公孫丑上

仁12
2544
30-18

仁12
2544
30-18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八

丹陽吳荃蔡右重輯
受業門人尹士傑漢三仝校
朱世椿爾遷
毛玉虎聖羽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章全旨 此一章以齊主反手爲治當以王道而不當以霸功反手也以上是單管晏而言致王之易下是言致王之易由于齊之時勢可乘究竟是根本必有德方可論時勢今之時惟此時爲然三句皆兼時勢在內○前四節勿露出霸字方不碍以其若霸句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扶又反)許(虎)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

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詞以問也

衆序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人一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

析講蒙引路者人所必由也如掌刑罰之權則凡掌刑罰之科者必由焉如操錢穀之柄則凡有錢穀之數者必由焉是皆要路而通塞有在彼當要路而我必經由其路于彼者故曰居其要地也○許是孟子自許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衆淺說蓋大道之不明也久矣子之徒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爲管晏而不知其果管晏乎故雖以垂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此外學術事功有高山管晏萬萬者皆所不知也

析講翼註丑固齊人然受學門墻宜不周于習俗今所言如此故曰誠齊人也信正見此意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蹴子六反蹙也艴音勃曾西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恒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子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會朱仲尼之徒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朱子曰以曾西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曾西之所不屑爲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爲而子何以爲我願望之乎

析講按爲我願猶云替我期望之上可復許從孟子說故許不願則不爲與願字緊相呼應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朱子曰猶未之達也曰管仲相桓九合一匡以其君霸晏子相莊景布德緩刑以其君顯功亦盛矣猶不足爲與

析講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不足爲是誠其不屑非有夫子將何所爲之意故孟子承以齊王云云○以君顯如陳踊貴履賤之說而使君貴尚德緩刑述省刑省斂之言而致

合桑且管晏之功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昔者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以擬之太高蹙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子功之所敢比者乎或又問曰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以擬之太卑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此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管仲

析講管仲晏子人品說初擬曾西于子路因其不敢當始及管仲玩然則二字亦知管仲不及子路也其識高公孫丑一層矣得君專便含個時在功烈卑歸重在德不足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于功烈之卑重功烈意非不及而畏避之也○比予于

朱子曰管仲伊周何如

其君興發補助皆是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也

反手言易也

衆序曰若我當路于齊而得君行道則輔佐齊君以成王業其易猶反手也豈特霸顯之功而已哉

析講 蒙引 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字說來皆謂能致其君也猶反手則不必言專且久矣合下二時勢在內○以齊王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孟子之所以易王者只是以德而乘時勢耳致王之德在已可以反手之易何論管晏之霸顯○王謂成王業反手與故有如反手之易故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乘時以行已之德運掌不同運掌是順治反手是轉亂爲治之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衆淺說曰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今又以王猶反手謂極盛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有二其德猶未徧洽于天下乃武王克商求清大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澤大行洋溢四海是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如此王業何其難也今言王若反手之易然若是則文王之德不足以爲法耶

析講 此疑不在王上而在反手上下面正見滋甚德兼政教及人說見得王業甚盛于文武猶必數聖相繼纔可以致王則王亦甚難今言王太易此所以滋惑耳亦不是不是孟子有過于自許意○按且以文王之德且以二字重舉之詞言無論其他在下者且以聖如文王云云○蒙引 文王之德蓋指文王治岐之政如九一而藏不征不牽之類下文

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大行及沫洽字意相符不專指文王一身上說○百年言其壽之長以見施德之久非在位百年若易然猶云如反手之易大行二字總承武周言不必分政教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音潮音潮音潮

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紂淺說孟子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其所以不及致王者非其德有不足所值之時勢然也商業始于成湯由湯而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于武丁聖賢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洽丁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變而之他也其世德在人如此且以武丁之賢能用人修政雖當商運中衰之時加振作赫然中興遂能朝諸侯有天下以復湯之故業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相去十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累世勳臣之故家與舊民存麗之遺俗其在上則流風之化善政之事猶有存者其餘澤未泯如此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賢高五臣皆賢人也相與同心輔相之其多士維持又如此故紂雖不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況當紂之時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依然一統之勢然而文王猶起自方百里起是以難哉

析講此節備言文王興起之難以發明文王何叫當也一句○何可當就德言正及不足法句○由湯至難變也一段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二段見商家遺澤之遠微于至輔相一段見衆賢維持之力故久而後失總承上三段是言時之難尺地至百里起是言勢之難句總承上時勢言所以致王之難○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修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曰善皆本商先王身上來○時勢之難易前後俱未明言只備齊人語一點出耳作者只會大意不必板分尤妙○太甲克終允德太戊治民祇慎祖乙恪謹天命盤庚底綏四方皆聖賢之君也○商自盤庚之後小辛小乙繼立商運又衰諸侯皆不來朝天下已非其有武丁能用人修政商道復興武丁至紂凡八世一百八年故久而後失之者言失之于武王時不在文王也○蒙引問問自太王日已強大何文王猶方百里起耶曰是時商運雖衰王制未改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而令諸侯併吞隣國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只是人心來歸國勢內實有天下非既失而後有也只是振起之耳○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及至嫡子帛立其弟衍爲微仲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孟子序知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齊人也其間齊人有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爲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不如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可見時勢爲王天下之藉也若今日猶反手也

析講此節文勢似地脉之有過峽○今時只作今日字看補時勢在下未惟此時爲然亦言此日耳○趙注鎡基耒耜之屬蒙引正韵註鋤之別名○上一句以耕種言利之際下二句以作事言勢者事機便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是於文王之百里文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參序何以見其勢之易彼夏后與殷周之盛時王畿之地未有過于千里者也而齊方千里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處處相聞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闢而不待再闢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覆天下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俟矣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禦此之謂也

析講此節只重勢上行仁政意亦本斅說盡乘強之勢利用恩也○兩不改讀住謂不改而已闢已聚矣○蒙引勢易以齊之力量高時易以天下機會而言有其時而無其勢固不足以致王勝文公是也有其勢而無其時亦不可以致王大王王季雖日强大然商命未絶文王亦只二分有二是也雙峰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强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舉事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衆說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撫

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潤于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于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于暴虐之政未有甚于此者也又不比商賢聖繼作善政猶有存者于此仁政一行不待深恩厚澤而民即感德歸心蹕如創者易爲之食渴者易爲之飲致王又何難哉益時之人易也又如此

析講　且字緊承上文來言不但有數且又有如此之時也○未二句要補仁政在飢者上說飢屬與飲食的身上說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參淺說　時勢固易行仁而況仁政之行本自速者昔孔子又有言曰人君之德出身加民其流行之機更速于置郵而傳命蓋其識于此而動于彼不待疾之而自至也德行本速如此況又有時勢之可乘乎

析講　上數節兼時勢別難易如此則似着德較輕故引孔子之語又周旋說德亦自速以起下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不一政即德畢竟急着乘時借勢斷在今日也○引孔子言不必說時勢在內○馬遹曰置步遹曰郵○置郵傳命雖速猶有漸而至苦德之流行捷心加彼不介而孚此那置郵爲尤速也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參序　使堪當今至易之時萬乘之國之勢使我當路于齊輔君行仁政之德以易虐暴將見民之悅之猶如有倒懸之苦而忽解之蓋不啻民飲食渴飲者故所行之事只半于古人不必百年之久而其成功必較古人而加倍之不止于三分有二之惟此日之時勢易而德行之速爲然齊王反手豈虛語哉而子乃以管晏爲我願乎

析講　蒙引　此處左帶連時勢易德行速然亦不是時勢易故德行速也只是此節重在德行速耳○存疑　古之人指文王○事半古人不必百年繼世功必有可反手王齊末句與今

時則易相應有千載一時文王不可例論意包孟在內○當今之時一時易也應王者不作一節萬乘易也應夏后一節仁政應德行速一節上三節只平敘此遂總承而申斷之也

加齊章全旨　此章以不動心爲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來前吾嘗聞大勇子夫子已伏願學之根後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住相應

○首節言已當大住而不動心之有道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而斷其失貞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在知言養氣自宰我至學孔子也言已不敢當孔子而寔願學孔子自伯夷至末則言孔子之尤盛于群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告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集說　公孫丑問曰夫子若加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小則霸王大則王王亦其能事無足怪矣然任大責重如此亦因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不動心也蓋我年至四十道明而無所疑德立而無所懼此心已不動

其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乎

析講　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之處恐懼疑惑在我而不動心者由知言養氣是孟子意中那得事恐懼字焰下知言須下二個疑惑字知言養氣是孟子意中不動心會意人講可若丑意中那得知則動心否乎內恐懼疑惑不動心氣象如救之至大而不驚禍之至繁而不亂便是○朱子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惑而動其心耳○蔡氏曰此節見孟子心定于用世之先也由此二字指得位行道孟子曰否已見當大任而不

動心又言我四十不動心者見心之不動非臨事把持全是生平涵養已到心體已完未用世時已如此及當太任一只是尋常酬應一般更何幾微搖動此何內便含知言養氣學問在內了○【彙解】上章孟子斷切契此章丑仍帶覇字說終是習氣難除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

我不動心

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詰告子未爲知道夫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黎洲說丑曰當太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于孟賁遠矣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即如告子之爲人乃能未至四十先我不動心何難也

析講不動心甚難而孟子所以不動心者何如而但曰不難是不難也先我是未得四十先字內

曰酒强制意了然甚內未爲知道且勿用出○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泰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過孟賁遠贊孟子不動之難也○【陳新安】曰告子臨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黎洲序丑又問曰敢問不動心固有道乎曰有道也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心皆是有析講註有主二字包得潤下文黙舍曾孟之不動心皆是有主黙以心勝爲主舍以無懼爲主曾孟以守約爲主但有精粗之分○【王觀瀾】曰有道兼精粗言不但出于養盛者爲有道能其出于養盛者爲有道兼精粗重養盛邊○有字要得各隨其意之所到而有道以主之則皆能不懼不惑而不動心意

於人君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糾反撻奴撥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庸撻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合參嘗聞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不但不爲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如辱于人即若撻之于市朝之辱而辱之心非惟不受挫于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挫于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之貴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畏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而報之也雖惡聲至已必以惡聲報之況挫辱之不止于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析講此節上是不屈乎人下是必報于人不撓不逃勿作被刺蓋被刺無不撓不逃之理但黝務勝人不至于被刺也惡聲必反不事猜諸侯自不畏撓至不受于萬乘之君一截總結詞以書出必勝○此節及下節兩養字皆從心有主而生不膚二句是不爲人所辱也思以至反之是必報人之辱也思以下相承說下去一節深一節總見其必勝人也不受惡聲二句又是即小以見大意○東陽許氏曰一毫挫于人三句承必報人之辱蓋說下視刺萬乘正不受萬乘之寇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

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孫趙注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不貴敢戰莫論其我能勝人就使有時不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猶夫能勝勇往直前也若量敵而後進慮已足勝而後會則設有二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爲必勝哉但能勇往直前無懼而已矣惟其無懼則生死利害皆不足撓其中而動心者也猶勝也此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本又在告子

析講【大全朱子】曰量敵慮勝是畏三軍者此舍識別一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矣○【許氏】曰勳舍不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亦以勇士之類言之○勳舍二節不是寔敘當時行事總是極其形容話頭要人知一句子不足重只借二子引到曾子上去○【新安陳氏】曰勳舍豈能爲必勝一句正視不勝猶勝意○舍識別一人舍自不動心則主于無懼蓋是粗入精孟施舍似曾子北宮勳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勳爲得其要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勳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勳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識二子之勇則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勳爲得其要也

泰序即二子之氣象而提出孟施舍非曾子比也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也北宮勳非子夏比也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也夫二子之勇均出于血氣未知其孰賢是非等級固非所論也但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勳一心主于必勝而不動人以爲勝之求免爲之動矣舍專于守已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爲之動此舍之所守比勳爲得其要也

析講【大全饒氏】曰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要則守字定這約則守字死了○【許氏】曰守字定這約則守字死了○子二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生出下曾子之勇耳似曾子北佛近似說得着寔便差

曾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襜去聲惴丁瑞反

孔曰古者結縛縫合也衡縫又曰横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朱子全要之黙合之不動心皆血氣之勇非吾儒義理之勇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則必好其大勇而後可吾嘗聞大勇於夫子有言曰天下之氣以理為主人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此也苟自反其已而不縮理曲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賤亦為之屈吾得不惴焉懼之乎自反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吾亦往而敵之矣此則曾子之不動心以理義之直為主可知矣

新講此見得孟施舍雖似曾子特以氣勝耳未聞聖賢之大勇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朱子文詳之

泰軒氏論舍之氣象雖似曾子而守約于黙然舍之所守不

過乎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于心以自省其直與不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爲勇則其所守之要非舍之所可比也反身循理此曾子不動心之道也

新講大全許氏曰章首至此爲第一節○雙峯饒氏曰此節又出之氣字前是已與人之辨此是理與氣之辨○此氣字又與浩然之氣不同○引曾子自反縮字來而配義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个縮字裏朱子識其意故于此條註下始露出一个理字黙會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子所以得失者在此○以上俱承上不動心有道來曾子守約便是最得其道者也○守約字不對上句氣字對前守約字看言舍雖守約只氣耳又不如曾子之守理尤爲得其要理在方寸至約至定蹤天翻地覆古往今來搖動不得○蔡氏曰曾子之大勇未嘗遺氣只是從氣之原頭上做工夫正與孟子持志相合大抵志爲主氣爲徒持志自然無暴無暴乃見持志曾孟通是即心以調氣都不在氣上着力而惟即心之理以養之此正所謂善養氣黙會之守氣客氣也告子之勿求氣只是不能持志以調氣而非病其不用力于氣也總之就氣强制皆謂之暴氣諸說于夫志氣之帥三節皆重氣字將持志與無暴分作兩功又似告子已能持志但不能養氣前後文理未免有欠矣○知言是明其理養氣是配乎理故集註曰其源蓋出于此然孟子得之曾子孔子自反而縮之言正以直養之說也○存疑黙不動心之道以必勝爲主舍不動心之道以無懼爲主曾子不動心之道以理直爲主即黙會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孟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也必矣然凡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參違說夫知黙食則知告子曾子則知孟子矣丑猶未悟又問曰敢問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曰欲觀告子之不動心當觀其言告子曰凡言有違是不得于言也若因而反求諸心則心有不安是不得于心也苟因而求助于氣則心爲之役矣故但當力于其言而勿求于心焉此心自安之本也氣自有緩急之數也彼謂不得于言勿求于氣若是亦知心重于氣急于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言外也心內也外之不能達其詞告由內之不能明其理內其不可也必矣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可也何則夫志也者氣之帥也氣也者充于百體而氣之運用所以率乎氣而爲氣之帥也氣也者充于百體而氣之運用由之亦所以輔乎志也夫志爲至重焉然氣而曰充則所以立此氣之體固雖有本末緩急而其寔不可偏廢也故曰人之于志固當敬以持之使不失吾精明之體而常足爲氣之帥其于氣也亦當順以養之使不虧于充滿之用而常足爲志之助急于本而亦不緩于末然後爲不偏之學爲盡善之道

彼告子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者夫豈可哉

所謂

大全輔氏曰心有知氣無知雖云氣一則動志一本然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爲帥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心無形氣有質

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之者是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亦虛名而已○問志至氣次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不緩急的意思志至爲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益爲告子故低說了此語○不得於言有所云云亦未嘗斷定爲已之言也○夫志氣之帥以下俱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于氣之非抑揚重氣邊若不得于言一句則以不可二字斷絕故此後不復置辨○志氣非兩物持志之外別無養氣工夫然人未有不持志而能言無暴氣者亦未有暴其氣而能收持志之全功者對舉而互言之其意始備○蔡氏曰此孟子述告子之所以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須知告子之勿求于氣總是勿求于心而曾孟之自反集義正是能求諸氣知言養氣無二理言雖在外而知仍在心善養即心之存者機只是一個自反工夫自反則此心便養得理完見得理透此心更無可動矣○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發于此告子不得于言即不求其理于心是不知言也不得于心即不求其助于氣是不養氣也告子孟子之不動心有不同者在此○不得于言如言性不善性之理此其病由心中義理不明正當反而索解于心彼以反求則心爲之亂故置而勿求心以理安爲得不得于心須亦求助于氣者如手容不恭足容不重則心有所不安必須使手容常恭足容常重便是求助于氣也彼以求助于氣則心益擾故置而勿求兩勿字正禁制意此全不顧義理不知學問冥然悍然以寂守一心如此不動是亦無難此其所以先孟子一不動心也勿求于氣可可字言所失不事在此不必說他不是之意可求盡可不可者斷然不可是一步先宜一步語帥與充言其用也至與次定其分也惟帥故爲至惟充故爲次惟至故當持惟次故亦當無暴意自一一串下正須開開說去不然丑不必再問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上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上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上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眉]序丑猶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次之說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無暴其氣者是氣亦在所當重矣果何說也孟子曰志與氣本是相關的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氣而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志夫志而不得安寧氣之所然蹶仆者忽然有事而奔趨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以動其心不得安寧此氣一動志之一驗也故志必當持而氣又當無暴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告子惟不得于心故不得于氣不得于氣之愈不得于心正與論舍之宋氣同歸暴氣人安可不持志以無暴其氣也志動氣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許氏曰敢問夫子不動心至此爲第二節○按近文志壹句多講似師氣一般不知壹字動字俱不是好說話無一樣兩句爲兩解之理但兩句不平上句輕帶過說下句故緩下也字玩註固字亦字自明○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其外兩者交致其功則養正而氣自定氣定而志益正矣○蹶趨是氣之暴而不由于志者若養氣工夫到則行止安和步步中禮齊自不至有顛躓趨走○爲告子滯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要緊氣亦不可緩故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如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忽然一跌氣一暴則心便動了○丑之疑在無暴其氣一句而所以致疑其氣之不必無暴者全在看至次二字不明蓋孟子所謂至次是舉分緩急之意丑所認至次是輕重相懸之意所以有此問耳○[按]淡志可見志因不謹持故一動氣則氣亦不可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不當動而動明矣志若一往徧任則不謹持未免亂使氣詳中從之二字猶云因之而動非順當聽命于志之謂也○氣動志不止于趨嘔咒視聽言動氣用事到處皆能動志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之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天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寡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朱蒙引上文總是告子之不動心出于強制于是丑問曰敢問夫子不動心不待強制而自然不動者果何所長而能然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知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養吾浩然之氣而還其本然盛大之體流行之用知言則遇事有見而彼不能惑于我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我無所懼于彼此我之異于告子而不動心者也

析講 大全饒氏曰此善養氣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以下却是工夫處○此節以不動心爲綱知言養氣爲目若顧見失毋即非○最長是長于告子處告子主于勿求只就言與氣上强制孟子則言與氣必反諸心而不滯强制知言是照以此心之理總由自反心學得來說一善養便含下勿忘勿助○註中明道義配道義又預透意宜通○二我字繁與告子對針知言養氣正孟子長于告子而能不動心處知言則心無所疑養氣則心無所懼無所疑懼即是心之不動矣不分兩層看○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長性二者既全何有動心○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義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說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充舜所謂惟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正修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充舜所謂惟一也由此而王則爲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麟士曰朱子小註云不知言便無以養氣亦是大槩理若此處云然則多一折不見語氣矣蓋此是明不動心之故非

又明養氣之故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可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叅趙注丑曰敢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曰此風難以言語形容也

析講此節問荅俱就孟子身上說丑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之體段光景難言非不可言之謂至大二節正說所謂浩然之氣至集義二節方說所以善養意是孟子心有獨得言只個話頭微妙大費形容耳○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良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毫爲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叅存疑試以難言者爲子言之其所爲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的他那力量隨甚事都做得而初無限量又是極剛動的他要這等做隨甚麼都止他不得而不可屈撓人但自反而縮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無所作爲以爲之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豈是尋常可擬者

析講大全朱子曰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問孟子說浩然之氣知不下分稟賦清濁說曰此不是說氣稟如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蔡氏曰此氣在人極天蟲地宇宙內事皆可做曰至大此氣周流無間自強不息更無屈撓曰至剛直養即卽反而縮與下文集義等害卽不縮與下文正忘助

等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直養便是無害節下文集義而非義襲不是兩層塞乎天地之間極其充耳則字甚緊見能直養便是塞天地此與下節都就氣說尚未說到人能養成上故雨以其爲氣也起之○此節是言氣之體段如此體段猶言形像模樣正言浩然之氣是這般樣子也勿認作體用之體○至大至剛已橫盡浩然之狀直養二句將塞天地一來描他剛大之狀然是本體勿忘勿助功效說直養意在本節甚輕但非直養者不能有此浩然景象耳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已之氣也得天地旁礴之氣故至剛至大得天地直遂之氣故至剛至大之體而不失乎浩然意蓋復其剛大之初便天地之間無一事做不得無一處去不得皆此氣運用所及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合參浩然既如此若果直養無害吾見其爲氣也足以配道與義蓋道義雖具于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浩然之氣則見道義所當爲者便奮然必爲無所疑憚而兩相配而成矣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如飢人之不得食索然自餒而遇事多懼何以配道義而有爲哉以此觀之其所以浩然者可見矣

析講塞天地一說一個懸空境界到配道義方見塞天地之寔落處配義與道在作事上看事事物物各有一副自然之理是謂之道從事心裁制區別而順以付之是之謂義道義養成與氣合一滾出來只道義是虛的得氣襯貼起來便直前不避故曰合而有助○此氣即是那正理的精神力量處無是是字指氣餒只是體不充與下餒字一般但此餒字內有無以配道義意下餒字則根無道義來此節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言氣之功用○畢竟義道是本義道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義道別而言則道是虛他體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義道別而言則道是虛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語類方集義以生此氣

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義道之行無覺礙滯尚何恐懼之有○集義與道則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處義道不可分體用蓋皆就行處說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合養氣之義成也則理與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則氣實資理以生故所爲浩然之氣乃是歲月積累而至于事事之合義積而至于事事之合義則自反常直而此心俯不愧仰不怍由人力安排自然發生出來而剛大者却非旦夕之間只一二件偶合于義便掩襲爲是做个剛強不屈的模樣而强取得來者也蓋所行偶合于義則其不合于義者多但行不合于義而反之于心有所不自快足處則有愧有怍不禁消沮氣不充體而餒矣如何可義襲而取之哉夫集義而心慊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于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是少之慊否係于義之得失此可見義爲吾心固有之理在內不在外明矣我故有言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析講　釋言　配義與道是現成就氣上說集義句方論到善養工夫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言集義而不言集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義襲句須是反言之句蓋氣與心原相聯氣從義義從心義不在心外襲則氣不在心外取也○告子之不得于言不得于心正不得于義

也所以暴氣而不能持志說告子外義不重於他只借他即証自己所長○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集義者一事一念務合于義久之理順心安內省不疚則有勃然奮發不可遏抑之氣義襲而取者平時無集義十夫只行一二十事合理便粧做仗義發奮氣概正與集義亦生相反是非一字虛猶云是如此而非如彼之意是集義二句皆是見得義內處○問此氣是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累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壯氣時○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儻處即是不合于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則餒矣又上節餒字皆不可曰氣餒集註皆以體有不充解之蓋言無以充于其體也聲如人不曾吃飯相似餒不在人之腹乃作飯耶尊朱者且尊集註餘雖大全尚可排却無論其他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非是必有事於顙叟之有事正預期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不能免於正助之病

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語養而又反害之矣

程淺說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事事求慊于心時時自反其縮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勿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事只管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夫有事勿忘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人多知忘之爲害而不知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爲尤甚也養氣者愼勿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使長矣其子趨而往視則苗則已槁矣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知勿忘勿助之間而舍之不事者猶不耘苗者也未嘗害也至于揠苗者正如揠苗者也非徒無益于氣之不充而妄有作爲以助之長又害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之間則浩然之氣自生此孟子所爲善養浩然之氣者以此與告子之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何足以語此與

析講此節以有事二字爲綱勿正勿忘勿助不過純此有事之一功而已必有事正是集義之功正者忘助之根故先以勿正勿忘勿助言之養氣之訣在勿預期其效一有期效之心非忘則助助忘則害矣忘不忘則又作爲而成助諱意相連說下來人一段甚言助之爲害甚於忘所謂直養無害者正欲無助之害也所謂氣之不可暴者正不可助苗以暴之也天下不助苗以後都猶養氣一言助字正照應襲字看非徒無益句正照直養無害看○宋人一段固是說助長其實正忘都在內如以爲無益而舍便是忘閔其苗便是正○助長多見于臨事之時蓋由平日不能養其氣也

○有必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若能培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向前去做事若助長之害則自以爲剛強要向前做事反摧折索然阻喪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此段最明實之○朱子曰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氣未至于浩然便令作主張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是也○上節已包得有事勿正四句意此則詳言之

集義之節度耳節度猶言法則也蓋始終養而求氣之充須是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故云集義養氣然未充須是勿忘勿助故云集義養氣然之法則○[饒雙峰曰]有事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義襲集義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知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謂之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事也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不必分念念集義事事集義只當以事言而念則隨之集義是義上着力而不求之于氣若氣上着力便是助長矣○養氣功夫以一言該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已矣○前說持志無暴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曰集義明曰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忘便不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蔡蒙引]丑又問曰何謂知言曰言爲心之聲心明乎理而後言無病若理未平正言却偏陂只說得一邊是謂詖吾知其心有所蔽也說之不已至于放蕩而過說得周遍浩瀚是爲淫辭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有

所陷溺如身沈于水只見水不見岸了遂之不已全無正說
提其詭僻之一談是爲邪辭吾知其心之陷惑于他岐二者去不
遠全離正路了那之不已先本這樣忽變那樣支吾遷就屢
易其辭以求勝是爲遁辭吾知其心離正路困窮不通這樣
去不得了只得逃之那樣故也然蔽陷離窮之失既生于其
心不但發于言者有說道那淫之病而已必且害于其政而
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既則根
本壞而枝葉隨于是衆目都差了而害于其事此猶次然相
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說而不易矣
我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則亦寂然
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也

【析】謂知言要知他根源又知他流弊說淫邪遁知其根于蔽
邪離窮是因外而知其所由來生于其心知其害于政事是
即知言之實也聖人一下何只根生于
其心四句決其理之必然非矜其言之必信也○【大全朱子】
曰蔽謂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二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
愛只各見一邊故生辭說是偏說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
一邊道如楊子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

所能利墨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
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說知言又只說說淫邪遁四者蓋
天下之事只有一個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
得那是底了○好辨章先事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蔡氏】曰此節上四句因言知
以知其心下四句因心以知其害然因心知害就在因言知
心時知之總歸于知言耳即其辭之所說若此則知其心之
所蔽者有在要看四個所字○【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
此爲第三節○【雙峰】曰說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
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孟子知言如明醫辨
見病証便說病源在何處○說淫邪遁蔽陷離窮皆是統說
字其寔說有許多樣說蔽有許多樣蔽故着個所字養氣知
言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方見本領○上集義節云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二字重蓋外義則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是與善養相反此就行處說也此節註云
彼告子未嘗得于言而不求之心至爲義外之說云云就言
處說也又與知言相反意各不同○一面說我知言以見告
子不知言一面亦說我知言便知告子所言之病須得兩路

周匝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
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朱大全　丑聞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據理立言善爲說辭若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而有味數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如此孔子兼此二者而猶曰我于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胡氏　日此以後因丑提出一一聖字爲問故專發明一聖字○蒙引善爲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有味○宰我子貢長于言語冉牛閔顏優于德行要見各不相兼以起下孔子兼之句善爲說辭者言根于理而燦然有文秩然有章也善言德行者德行有于身不期于有言而其言皆本于躬行心德之餘也

日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
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
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
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抑之

蔡淩說孟子不敢以聖自居序驚冀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知行俱造其極而爲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但以聖人之道教諸人而不倦也如斯而已子貢曰學而不厭而又則文無不考物無不格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故融會貫通深造不已乃所謂智也教而不倦則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正是一體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涵育薰陶與入同善乃所謂仁也仁者聖人之體智者聖人之用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宜乎名孔子尚不敢居我何敢自謂爲聖是何言也

析講引此以見既聖而猶不自聖益凡人智不足以自明則不厭智也不可云致知以進于智益凡人之道皆吾所當明學未必能不厭惟知識之高深見得聖人之道皆吾所當明是以不厭教不倦仁也不可云以善及人而成其仁蓋凡人仁不足以及物則教未必能不倦惟仁愛之至不忍以聖人之道私諸己是以不倦如此講方與註中智之所以自明二句相合仁且智字要玩蓋仁熟智精便是聖人地位若使于仁此謂之仁人于智但謂之智士惟仁智兼備方謂之聖人夫子有其實不得辭其名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二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孟子曰姑舍是姑舍上聲

析講趙注體者四肢股脇也一體者得二一肢也具體者四肢股脇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良小耳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衆淺說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亦姑置之吾未肯以之自處也

析講是不欲以此自限意勿貶數子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衆趙注丑又問曰夫子既不以數子自處若伯夷伊尹其可處之否乎曰二子所行之事與我不同道試以其出處之大節言之彼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仕進世亂則退隱以清爲其道者伯夷也得君則仕何所事而非吾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吾民世治亦進仕世亂亦進仕以任爲其道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進仕可以止則退止可以久留可以速去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皆不思不勉造乎其極爲古之聖人也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也乃言我心之所無幾則願學孔子所履進退常與時咸宜也故我與孔子同道而夷尹不同也

析講大全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此爲第四節○說夷尹孔子處不宜三大分優劣蓋以十有若是班乎一問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一節要與不動心相關下數節盡在此內○仕止久速二聽於時此心常如太虛無一毫芥蔕便是不動心源頭○不同道三字就志行上說意亦在所不處蓋孟子之道便是孔子之道也非其君不事至孔子也三段總末可露出孔子來○干夷尹之意只言夷尹各自一道是這樣的孔子亦自一道是這等的渾渾說去爲孔子爲主言

孔子同聖人而夷尹亦聖人也孔子吾固未能行而夷尹吾亦未能行也學孔子不必說學其仕止久速只是說學其道之把知言養氣來發揮願學之意亦可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集序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問曰伯夷伊尹二人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不可得而班不但伯夷伊尹蓋自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我孔子也

析講否字言非夷尹之所能班自生民二句又推開說見孔子超于聖之上表舍末三節意緊以道德事功言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以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集序丑又問曰孔子雖爲生民未有之聖然與夷尹既皆謂之聖人然則有相同處與曰有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三皆能以朝諸侯而一統以有天下蓋其德之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爲也蓋其心之正不可以富貴動也此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而凡聖人之所以爲聖者是則其相同處也

析講大全王氏曰皆不爲也此亦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爲○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朱子曰以其遺國而逃讓伐而餓一介不取與親之則可見矣

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乎曰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
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音蛙好去聲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
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叅考序丑乃曰敢問夫子之所以異曰聖人不易知既宰我子貢
有若之言而可見矣彼宰我子貢有若知識高明亦必不至阿
人假使其智識汗下而不高明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言之可信也明矣
析講異字承自有生民句來智足知聖句正說汗不至阿句
是設詞以決其言之可信則觀二子之言可以
知至聖之所以異也宰我三節正發明孔子之所以異○宰
我三節宰我主事功言子貢主德政言有若主
踐形盡性言各要點出妙字班字方得章旨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堯舜治天下天下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
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叅太全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首稱堯舜以予觀于夫子賢
遠于堯舜遠矣堯舜以道治天下成一時之勳業有限夫子
則述六經推其道以垂教明萬世之道學無窮賢何如之以
堯舜之聖而孔子且賢之況衰世尹可得
班乎即宰我之言而孔子之異見矣
析講此下二節段段要快顧學意○太全陳氏曰輔氏有言
當特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爲天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
豈不賢于堯舜遠哉○蒙引推明群聖人之道以垂後世一
世用之則夫子一世之治功也十世用之則十世之治功也
千萬世用之則千萬世之治功也以
此言之則賢于堯舜且遠亦宜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
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

來矣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即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合參子貢有言曰古聖之政往矣然禮所以飾政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觀禮有煩簡而政之質文可知也古聖之德遠矣然樂所以象德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觀樂有美善而德之性反可知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百世之後差等百世其德政之善否皆莫能遁其情也但見自生民以來百王多矣未有如我夫子一身而備帝主之政一心而兼聖神之德者也非萬世莫及者哉夫以百王之聖而孔子且過之況衆人乎可得而孔子之異又見矣

析講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一段○政乃其施于外者德乃其得于中者○存疑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民馭民皆帝主之設施以為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婚喪之儀皆帝主之制作以飾治者也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為治者可知故觀汙樽抔飲之習則上古朴畧之政可知矣觀遵豆簠簋之美則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聞樂知德以韶舞看便見等百世之王諸侯持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法以品第其德政之優劣得失也未一句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政未有如夫子也若說由孔子之禮樂以知孔子之德政不似親炙聆氣○

[編]云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況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政哉此說最有確見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 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埤蜺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衆序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而爲人者哉即神如麒麟之于走獸之常靈如鳳凰之于飛鳥之長龜高如泰山之于丘垤之卑大如河海之于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獸鳳凰也是飛泰山也是峙河海也是流皆類也聖人之于民雖有不同然而聖人也是人之類也是人亦類也但同是類而聖人能踐形盡性是高出于人類之上既出于其類則自非衆人可及而超拔乎群萃之表聖人皆異于衆人而孔子則尤異于群聖自生民以來聖人亦多矣未有盛如孔子之尤者也夫孔子盛于群聖豈夷尹可得班乎觀有若之一言而孔子之異更見矣然則生民未有之言豈予一人之私言哉此我之所以願學也子亦可以明我不動心之有自矣

析講【大全】【許氏】曰伯夷伊尹于孔子至此爲第五節○【存疑】豈惟民誰一句與趙氏下文這裏含個類字故下文承之曰麟

麟云云類也而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又承上類也句而言以終豈惟民誰一句之意○出于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既出于其類只是在類而不離于其類拔乎其萃是兼孔子與一切聖人言之但其中覺得孔子尤甚耳○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出類者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獨能盡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而獨能踐形也惟出類故拔萃在鄉則高乎一鄉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在天下則高乎天下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參存疑

孟子曰以王霸之辨其來久矣然其寔不可不辨以王霸者必有大國方能威以制人而成其事業若無大國則力不足以假仁矣以假仁者初不待大國蓋其所爲全在德上無待于力誠心在我而天下信之雖無大國亦足以有爲矣如湯與文王皆王者也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以百里皆可見其不待大也

析講 指南

仁以及人之澤言而德則仁之根本也以德行仁者內有此德以此德而措之政是寔政從寔心流出也王霸二字是定其人品謂此是霸者此是王者非論霸天下王天下也

下也○假仁謂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仁事雖公而心則私也如包弟不入昭王不復此是假義救那存衛之類此是假仁以德行仁謂有純王之政也行仁不專指弔伐凡教養之政皆是故註云無適非仁○朱子曰以德行仁德字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無不備了所行出來便是仁湯不遷毫色不殖貨利至彭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如此無前面底雖欲救民其道無由○此節已藏以德服人意故下節遂承言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來蒙引以九假仁以德行仁王霸固皆有以服人矣然以力而得人之服者人非真心愛戴而服之也迫于強大力不足以與之敵不得已而然也以德而得人之服者其服不徒在外乃由中心愛悅至誠而相服也就如孔子一布衣耳初無勢力位號又當時亦極流離困苦而七十子咸心服之毫無所強者然世誠服如此詩有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無思不服心服也此即所以德服人之謂也王不待大而可見○無思不服言無一人的心思不服武王就是行王道的心思之悅服故此之謂意不在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然及是時而仁氏他處即其相近者以為証也

仁則章全章 此章勉時君以強仁意首節論仁不仁有榮辱如惡之二節言仁則榮之寔今國節言不仁則辱之寔未二節結其意而引言以明之○通章以仁不仁相形歸重引人君于仁益世主皆知喜榮惡辱而不知其由于仁不仁而仁不仁之分途機關在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然及是時而不仁則辱亦由已故又結以自求正提業世主精神處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樂序孟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不知其相繇之故有由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惡之也

然也惟人君脩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寧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而不仁則身危國亂不期辱而自辱矣夫不仁而反居不仁必不能免辱是猶惡

濕而反居下必不能免干濕也

析講上是論其理下是致其成仁就本諸身而見諸事者言之

即下舉賢能明政刑之類是也榮即大國必畏也不仁即殺

樂怠敖也辱即自求禍也而則字便含

自末意○今惡辱二句只是起次節意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

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

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

爲之時也諸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承淺說夫人君誠知惡辱則莫如下去不仁而爲仁于是貴德

而尊顯有德之士士之賢者德成于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

之位士之能者德運于才者也則使之在百司之職斯則治

人得而治道可圖矣一旦外患少息而國家閒暇此正可以

有爲之時也則遂及是時而興賢者能者修明其政比大綱

小紀秩然不亂修明其刑凡五刑五罰咸得其平如此以張

仁則邦本以固國勢以張雖強大之國亦必畏服之矣何榮如之

析講如惡之三句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挑動他

莫如字直貫至刑政德以所能是德之用○及字有惟恐遲過之意亦是人主無事時常

存有事之心能及時圖治便高人一着○必先賢能在職位

者用人爲生國家有了人乃可興要時乃可以修政刑○此

一節應仁則榮一句貴德三句以用治人言明政刑以立治

法言士字包下賢能尊字包下位職尊之則貴尚之矣預收

賢能以充位職正爲修明政刑計也閒暇內變外侮不生之便

是正強仁之時也及是時三字最重政刑者仁之具也○蒙

引問何以必及閒暇乃明政刑曰戰國時無日不爭城爭地

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言此者云用賢能而

得閒暇看到今日一

家節便說不去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
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預防之以爲知道也

毛說詩之托鳥言也有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補葺巢之戶牖使之堅固以避不測之患今此在下之民其或敢有擊射而侮予者乎此周公借鳥以明及時圖治之意也孔子讀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任治人講治法以治其國家如鳥及時而爲巢則無隙可乘而誰敢侮之觀詩及孔子之言則吾所謂仁知之君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

箋引詩以証上節之意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謂也徹彼二句明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二句大國必畏之譬也責重下未陰雨上治字正與及字應或字有惴惴不敢自必之意能治謂剪治未亂保邦未危要見未然之防意方與詩應

○知道本是知治國之道但意尚在下旦慢說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箋說當今之爲國者不能預收人才以寜其國俟國家閒暇則及其時而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虐而不之恤其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國勢日蹙而危殆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何辱如之乎

析講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不恤政刑無求賢才而惟淫樂怠敖是崇是用矣自與上文相反對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衆太金仁樂福也以已之及畔圖治者致之不仁之辱禍也以已之怠于閒暇二者取之可見禍福無不有自已求之者

析講上節自字即此節已字此節自字當作由字看下節自字與上節同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孼魚一刘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人之福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孼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衆淺說詩云人能長念合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天降之災猶可修救以挽回自爲不善而陷于禍則決不可得生詩之言即禍自已求之謂也書之言即禍自已求之謂也

衆君可不省哉

析講蒙引天作孼如水火盜賊之災○說到配命說到自作孼俱是極力提醒求榮惡辱之君處

尊賢章全貞　通章總見仁政足以王天下急望世主信能行之耳上五節樂言王政所以得天下之心便合當行之意下八是勉當時行王政之人其必王上五節俱重下上有以致民心之悅上末節重信能行一句謂以實心行實事方可代人理物而爲天下王也五個天下字最重五願字從五悅字生來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衆序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如賢能而有才德出衆之士悅之也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

析講麟士曰俊傑即賢能士皆足上之詞○前章賢能即士皆足上之詞○此即言王政待士之重○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使者有

材而器使之也此以本國之士言天下之士以他國言○玩五節中四其字一之字便知鄰國之政不能如此故聞風者皆願歸之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黎蒙引由士而下通財用者商也于市則有待商之政或逐末者多則賦其市地之廛稅以抑之爲其厚于利也而不更征其所貨之物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亦不取其廛稅不但吾國之商悅之也則天下之商皆願藏于其市矣

析講此節字耕者字廛字微讀不與下句相連○看逐末者少則法而不廛總之法是常行的廛是時或有的征是決無的○市都邑之市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黎太全往來者旅也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傳節方可度但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其姦宄一面不征其往來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析講在市曰商在途曰旅○此節言王政之厚○傳節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之待旅之厚○傳節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之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由而不稅其私田也

孟趙注以耕爲業農也其于耕者則井田什一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由而不橫稅其私田不但吾國之農悅之也則天下之農皆悅吾國之仁而願耕于其野矣

○助而不稅即耕者九一之法折講此節言王政待農之仁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

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之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衆存疑以廛爲居者宅也市宅之民各有常業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也則無令出二十夫百畝之稅以其不在無常業者之例也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者也則無令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其不在不種桑麻之例也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

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願爲之氓矣

折講廛字與上廛字不同上廛字是市肆此廛是城邑之廛

大全辟氏一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庸政夫征是乘來之征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如今納絹皆爲警游惰而設○楊升庵曰氓字從亡從民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也周禮所以以田里安氓土宜教氓又立新氓之治○此節言王政之厚流氓謂覓來附之氓也無夫里之布只依本文看作二項說不依諸家補出一家力役之征爲是指都邑制如井田九區前朝左祖右社後市中爲公宮左右各三廛是爲民廛後市之廛也或市廛是其貿易處而民廛是其居停堆貯處居廛之民不專以爲商者言即百工營作等亦在其內○蒙引夫征里布先王所設以警游惰之法非常制也後世暴君汙吏乃承之以爲常制之名色遂使民不聊生耳○市宅不可種桑麻

管作又非無業故當無夫征里布之罰

子第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興廢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讎赤子爲仇讐

眾太全夫五者之政得天下之人心如此今之君信能以寬心行實政干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旅皆仰而愛戴之若父母矣仰爲父母則民即其子弟使下鄰國之君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以率子弟攻父母而能濟其事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凡暴亂之國皆得奉天命而征之東西南北何向不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折講無敵干天下者乃此章之大旨蓋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以五條只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節言行王道即可以王天下而勉當時諸侯以力行仁政者也

[饒氏]曰吏君所命天之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

人皆有章全旨

此章總爲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節一章大旨言仁心人所同具次節言聖人能充滿其量中三節言人之心也主意重在擴充上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見同類尤相親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眾太全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又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故不忍害人之心人皆具而有之無聖凡之殊也

析講指南曰人則無兩我曰皆則無異同一曰有則非本無一曰

不忍人之心直是一體如傷天地生生之意○不忍人之心照下文休惕惻隱看主心之發見時說即所謂情也雖包四端且只照本文說直解云人各有此心故可悲可憫之事觸于前而惻隱好生之意便動于中這叫做不忍人之心照下文不忍人之心者後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孺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蔡氏曰前言不忍人之心後言兼四端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分明仁統四端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

新安陳氏曰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後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孺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蔡氏曰前言不忍人之心後言兼四端前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衆人全人有是心而私欲間之故不能達之于用惟先王全體周流隨感而應纔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待充廣更無遏抑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天下雖大運之掌上耳何難之有此所謂全其皆有之心也沿也猶運之掌上耳何難之有此所謂全其皆有之心也

蒙引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多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即接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不然是隔先王一段了○斯字要看註云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是不待擴充自然完備若衆人則須察識擴充所謂其次致曲也運之掌上不作效說只言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裏反掌不同○上下文連掌句緊緊此二一句重行字道意且況況說下二一句重行字況則恩可廣被其及之矣天下無難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怵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譽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衆醒宗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吾不驗之於常而驗之於變不觀之暇而觀之猝將入於井無論先王卽今之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無論賢愚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乎孺子之父母非欲以此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其聲而然也救人之一名而欲以此藉之也于求仁愛之美譽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非欲以此舍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真心此所謂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析講 大全王氏曰怵惕驚動惻隱由傷切而而乍見而警動惻隱由傷切而而乍

深○朱子曰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上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窄窩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朝氏曰集註典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若既見後稍遲些排商量便非本心矣○非所以要之也所以三句明乍見之心無所爲以見不忍之心爲人所固有○此條是不忍人之証驗○此節與下三節意相承此節言惻隱之心出乎自然十節惡數人必有之心三節者心爲性之端以見其必有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幷及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必有惻隱之心矣有惻隱則必有羞惡辭讓是非若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矣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矣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

析講 大全黃氏 曰由是觀之接上其緊不必別用過文○此條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一例看幾個非人也不是緊詞正見得無是心必非人既是人則必有是心須知此活看幾說

註 由是觀之接上其緊不必別用過文○此條是反說以見得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案大全然四者之心爲人所必有者則以此心若情也而情寔發于中而情發于外即其發之自然而其中之本然者可得而見矣故性中有仁知是腔子裏故性中之仁義禮智是未發的道理惻隱等是已發的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便是惻隱○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捉摸不着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是見得甚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惻隱別取一個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此節乃是由情推到性上去

按通考 端猶緒

一金蘭綱外有二條便知內有二圖有綱在內故經綱者先尋其緒則千條萬緒纔而工○

陳潛室曰性體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裏感

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楚爾骨肅之事感則義之理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嫉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此節言四者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見於人所固有而出于自然者也意在原情爲性之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非如下盡性善章因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重性也然說一端便含可充字似對完字說仁道究竟甚廣而惻隱始見一端便含可充而又不可不充意在○惻隱之心非因事物之接而始有也人之有是惻隱者由其有仁愛之性具于心因事而發爲惻隱是惻隱之心乃仁之端也下三句倣此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我四端之發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舍忝四者之心固爲仁義禮智之端矣然此四端非本無而有者也人之心必有是四端也猶人之身必有是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自待而甘置其身于不善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全者是不以先王待其君于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夫自賊賊君而其爲之辭端四體不但喻其必有正以起下文擴充意蓋四體亦不容一毫虧欠四端亦不容一毫虧欠擴能不能即下能充不充意俱具焉言○【蟒士】曰自謂不能亦推君而言蓋此亦當時諸侯發也○四端即情言即惻隱四者之心也自賊責君賊其君之臣重責君邊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參語類四端皆有而皆能如此但人爲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使凡有四端于我者反而自求知得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皆取此四端由之以推廣之功而充滿其本然之量矣將見此一道漸漸生長便不可遏泉之始達便消消流不絕此火之始然便不可滅此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焉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參語類四端皆有而皆能如此但人爲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使凡有四端于我者反而自求知得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皆取此四端由之以推廣之功而充滿其本然之量矣將見此一道漸漸生長便不可遏泉之始達便消消流不絕此火之始然便不可滅此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焉

足以事之擴充豈容已乎皆有二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析講凡字以人言皆字以四端言下一凡字見得不但先王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充欲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知擴充之功之成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始然始達是言善端發處勃勃充長其勢莫遏之意○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中間充字與保四海二字相應○朱子曰上帶知皆擴字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饒雙峰曰集註即此推廣是二節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寬人之皆有是心三節言因發處察識而充之工夫全在此一節○此節正勉人以擴充之全功也上三句是者善端擴充之機中二句究其能充之量末二句是決其不可不充也四端雖蔽于物欲而本體不息故常隨處發見知皆擴而充之者謂不自棄于不能

隨其發見之端而察識其何心皆即此發見之端而悉推廣之以充滿其本然之量也如發而爲惻隱羞惡即由所不忍推之于所忍使之皆出于不爲是也辭讓是非亦然此方知去推廣未便著事功說若人人一句見得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欲之即至引之即起而善端之充自不能已也始然喻其由微而著始達于遠終達于盡燎原而不可遏不能充如火始然泉始達而即江海以保四海勉然者也知之充○蒙引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二句自然者也知之皆擴而充足以保四海勉然者也其道一也

矢人章全旨

此章重故術不可不慎一句首節言擇術在仁矢人節引聖言以申明之三節深爲不擇仁者激之爲仁在乎反求諸己○通章有主諸侯說者

因本役字直故也然白文大註俱無明註不必拘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音含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禱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梁溪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矢人函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人祈禱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梁溪說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而言之矢人唯恐其矢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唯恐其甲之不堅而至于傷人是矢人之心果不仁于函人矣然不特矢人函人然也即彼巫利人生匠利人死亦有然是匠者之心果不仁于巫矣此非其初本心也故凡人之術業不可不慎而審之也

大全陳氏曰此只借術之當擇引起下人當擇仁而處術講之意○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言之凡人所肄習者皆術也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害吾仁者尤重在害仁一邊○蔡氏曰矢函巫匠其本然之心同惟其操術殊故

此心慈忍頗異術之是以移人也如此而可不慎乎

○首句就本初之心說中二句就今日爲術之心說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百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蔡淺說術何以慎正以慎所擇耳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處而尚以爲美若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謂夫仁也者自其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爲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爲良貴之首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爲目用常處而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仁之關切于人者大矣莫爲之禦而自不處仁乘其所至尊舍其所安是非之心不明而不智也孔子之意溢如此

析講大全陳氏曰孔子本言擇里孟子以証擇術○存疑處仁論語指仁里此指仁道言○夫仁天之以下是孟子釋孔子擇不處仁焉得智意○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合下就得那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說得之最先○醒言孟子爲人擇術處先言是不智也醒以是非之心欲人擇仁後言如恥之動以善惡之心欲人決于爲仁○蔡氏曰此節言仁道之大而人不可不爲下節遂言不仁之辱總爲下文其如爲仁句張本○曰尊爵者見萬善皆出其下曰安宅者見非人所能奪正與人役相反天之尊爵猶云天所與我之尊爵也便見不可棄意一也字是提下語意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發存疑夫不智而賊于撰術固所由以不仁而不仁則物欲只蔽本心月昏而益以不智不智則不知禮義所在而動必越禮行必乖義又無禮無義安四者俱無則德不足以服我而我嘗爲之役是人役也夫人彼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顧恥于爲役吾恐役之終不能自強以服役人既爲人役而不可免也由弓人矢人攻爲小藝以供人用不能大有爲以服役人而自善耻其爲人役而自善耻其爲弓矢也亦矣能免于恥義

析講上六言由不智故不撰仁下言由不仁則良知日昏而益不智益以用功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八役而恥爲役且縣木文讓由弓人二句乃言不仁之可恥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傀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發序今之爲人役者不恥之則已如恥之而求免于人役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尊爵安宅于是處之此擇術之智而禮義之兼攝者在我矣尚何役之不可免乎

析講此節正爲人撰術處乃一篇大要領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發序夫仁者之于仁有如射然射者之于射不遽發矢也必內正己之志外正己之體極其審固而後發矢苟發而不能中則不怨人之能中而勝己者惟反求諸己以爲吾志容有未正吾體容有未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矣爲仁由己如是可不自勉哉

析講蒙引反求諸己修德自強也如貴德尊士云云畏之矣前章亦以此爲仁也○射者正己三句借射以發明爲仁之意則在言外○此節示以爲仁之機在己使自勉也爲仁便是仁者如射射者一事也只

虛講不可露出反已意若露出下文不消又說射之一事矣末
補爲仁由已意須兼正反已反已意如云射者未發之先所正
者已也于人固無與也既發之後所求者已也于人亦無尤也
爲仁者始焉模其術而擇乎仁自已擇之也終焉求免于恥而
進于仁自已進之也故曰仁者如射

子路章全旨

通章見聖賢樂善之誠意自由進之禹自禹進之舜愈進愈無窮勿三平看亦不可拘曲禹以形舜以影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人
名無窮爲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意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衆本全孟子曰嘗聞賢人如子路賢者也勇于自修惟恐已之不善矣于不知而不能改有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于得聞而改之

析講此節重在喜上喜重得聞而改上是子路見得已未善

而善在人也○蔡氏曰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善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衆輔氏曰夏王大禹則聖人也其心惟恐人之善壅于不聞而不能改有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于得聞而改之

析講此節重在拜上惟其好之是以拜之拜其樂善之心皆出于誠如此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旨也

衆大全曰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于有廣大憂則胸襟度量

更有大焉者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之同之不敢以爲己善而虛心以從人蓋不知善之在人也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以行之于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不知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人己而一而善與人同如此

析講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着意舜善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蔡氏曰禹拜昌言猶未免見善在己之意舜則見得此善在天下乃人己公其之理全無爾我異見如一池魚有分別此則就他心上看得如此下乃是目也舍己而從人非己而人毫不立一人己之見故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非己而人毫不立一人己之見故曰善與人同○善與人同之寔○善與人同此眞有未善正見聖人心不自滿故不自以爲善處○善與人同是大之一寔舍己二句又是善與人同之寔○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按善固天下之公理然與人同與字內有己字但此只說與人勿來己字下舍字方露出○舍己二句串看正善與人同處蓋舍己便是從人從人即是取人但下句加樂字以是上一句之意耳○上一句重舍字下一句重樂字樂字又根于舍字總是忘己忘人的念頭○

眞註舍己不必定說己未善只是忘己之意註訓舍己云無所係吝樂字云不待勉強最得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發存疑且舜之樂善非但一時自耕稼而陶而漁以至爲帝無非取于人者蓋其平生爲人都是如此

析講此節側重爲帝邊見天子能舍己尤難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及於人

發存疑輔氏舜之取人爲善亦爲渾忘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然自今想見其心而推其善取諸人以爲善則人將因吾之取而益勸于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者也夫因吾取使人皆勸

于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矣故君子之善莫大于此舜之所以大千由禹也人可不知所進而自勉哉

析講上節大字就取人爲善說此節大字就成人爲善說○君子作聖人看莫大乎與人爲善在舉一世而甄陶之上見其大○此節推本舜樂善之量而贊其爲善之大也君子晴捕舜言莫大何只是贊嘆了却大字之意正應大一番有大何其成其善

莫大云者合天下而共成其善則善之分量始充滿而無限也

伯夷章全旨

此章重君子不由也一句正發明願學之意盛與不恭不可在作眼詞前二節一束以去字一束以就字指歸在論去就不必以清和字面拂入○敘伯夷則一節緊一節所以見得他臨敘下惠則一節寬一節所以見得他不恭二字病根全在二不屑上若曉中君子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如字下烏路反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恭存疑孟子曰昔伯夷者擇君而事非其可仕之君不事擇友而友非其可友之友不友惡其惡也不但不事其朝亦不與言也若使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有不能一息安者矣其惡惡之心而推之又不但惡人他的心卽思與鄉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少失禮耳非有甚可絕之行也亦望望然去之而不顧若將浼焉惟是惡浼之故又不

但鄉人彼天下諸侯雖有善其詞命而來聘者初無必失禮矣亦必不受其聘不受也者蓋其視今之諸侯皆非其君也皆惡人之朝也是亦不以就諸侯之爲潔而切切然必于就已

析講此有一節深意不立深于不事不言深于不友鄉人之冠不正未爲甚惡也而必去詞命之善無少失禮不必深責也而不受不受指聘召之禮不屑就是推其不受之故心不潔其就而以污得諸侯以去爲道者也全要想他鑑的意思通節本其行而推其心○推是孟子推思是孟子思要非有定事只形容其意向如此○蒙引詞命雖善其人未必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柳下惠不羞汙君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惠也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袒裼露體裸身也裎亦露身也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可留也

衆序又有柳下惠者不以汙君爲羞而亦事之不以小官爲卑而亦爲之其遯而爲小官以事汙君也不肯苟且以隱在已之賢才而必以其直道佚而不怨乎人以至身處阨窮而不憂諸已故其言曰天下之人爾自爲爾我自爲我雖袒裼裸裎于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惟其視人皆不能浼已故不擇交游常由由然與衆人同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其欲主之際或有欲援而止之者惠即止焉其援而止之而止者蓋以吾身自正而不能浼人自失者自在焉是亦不以去爲潔而切切然必于去已

析講自首至不憫是述惠之行故曰至溥我哉是述惠之言故由由至志是推惠之心亦一節深一節不隱賢一句一正一反賢即道道即賢猶云不枉道事人云爾○不屑去謂潔不在是也蓋曰吾自有真潔而不必去以明不屑去耳○夷惠尹鉉引多章章各有旨養氣章只明不同道割烹章只辨不要湯集大成章方是說滿任和名寔章爲趨百世之師章言其興起人此要出得隘與不恭也○遺佚二句一串說言雖爲人放棄而身處困窮是心亦無入不自得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視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居之官而亦無不可處之衆故不屑去也蔡氏曰惠自視甚高視人甚卑故汙君小官必進者以汙君小官不足珮吾道也不怨不憫者以爲吾道固然非因之有損也故曰以下述其言而繹舉其行總見已之道非世之所得溷也此說極能理會不恭二字○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傳註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展無駭之後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蔡大全孟子先言二人之行至此乃評之曰伯夷之行雖高潔然懼人之污來及已視天下之人無可與處者未免孤介絕物而失之狹隘柳下惠之行雖寬和然輕忽待人視天下之人無足與較者未免輕世而失之不恭聖人之道不取于此君子不由之也蓋道惟中庸之一道而聖人之道寔大中至正之準君子願學可不知哉

析講朱子曰孟子恐後人以無所污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不由○問不恭是處已是待人曰是待人如無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寔發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不由其清而不由其隘其和而不由其不恭直是不止學清而能通不至孤高而絕俗和而有節不至同流而合污夷惠道非大中故不可由○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是流弊也然亦不是貶夷惠總爲學夷惠

孟子卷之三